

紫名
ESIZ

女仆翻身大作战



关就◎著

她决定了！
为了日后在股市能闹出一番事业
又为了穷得叮当响的口袋，她要潜入
股市大鳄的家当保姆！

【2012年】最炙手可热的人气作者【关就】晋江千万积分爆笑大神



湖南人民出版社

紫色优品
专属出版

她是文字魔
法的制造者
也是制造笑容
和浪漫的精灵
【她是关就】
这是她给你们
的黑黑妖孽狐狸男
二货不要脸女仆的
爆笑战爱史

这里有比
《倾世皇妃》
更加妖孽腹黑男主角
这里也有比
《杉杉来吃》
更二的女主角

继《花满枝桠》热销后
撒狗血爆乱登场
紫色工作室众
编辑联手死荐

女仆翻身大作战

关就作品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仆翻身大作战 / 关就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2

ISBN 978-7-5438-8172-3

I. ①女… II. ①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911号

女仆翻身大作战

编 著 者 关 就
责任编辑 胡艳红
特约编辑 格 格 曾诗玉

总 策 划 周 政
执行总策划 杨小刀 王雄成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黄靖宇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众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6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172-3
定 价 19.80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42
第五章	053
第六章	074
第七章	102

目录

第八章	136
第九章	163
第十章	181
第十一章	198
韩贞子检校书	221
结婚篇	225
宋乔依琳番外	231





那天，股市大跌近8%，一片绿油油的，几乎满仓的韩贞子瘫在寝室的皮椅上，眼神涣散，双目无光，一摊烂泥状。

那会她手脚发凉，眼睛却骨碌碌转着，四处找寻着什么。她的视线来回找了半天，脑子里却全是绿油油的电脑屏幕，几乎所有人都在抛盘，拼了命地抛盘。

那些少数没有抛盘的，死守到底的，此刻正揣着绿油油的股票账户，找最坚固的绳子，最近的大树，吐着舌头上路。

韩贞子当然没有在找绳子，她觉得有点饿有点渴。想死，又觉得现在这么把腿一蹬，不太划算。

她要是闭眼去了，万一在地底下等着排队投胎的时候，地上那些该死的基金拉出一根大阳线怎么办？

还有她账户里的那几个钱，她爹妈养她那么大，还供她读硕士，她就留那么几个子给二老，怎么说不过去。

她就算剩下半口气了，也得撑到拉出大阳线的那天。

韩贞子揣着死了的心、饿了的胃，软绵绵地站了起来。

拔腿前，再瞪了眼电脑上那绿得寒透人心的画面，它仿佛已经伸出可怕的獠牙，要榨干她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她绝望地把眼一闭，腾地把电脑插头给拔了。

然后她揣着饭盒，游魂似的飘出了门。

摸了摸口袋，摸出两个钢镚来。够买四个包子了。

能撑上两天了。

楼下宿管孟阿姨的脸色也不好看，红润不见了，看见她下楼，朝她挤了挤笑，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把目光茫然地锁定在远方。

她知道孟阿姨也炒股，手里揣着的那只机械股，跌停三天了。

今天是第四天。

相信再跌停个三四天，这只机械股就能从上交所永久消失了。

韩贞子有些想不大明白，股市怎么前一刻还是富饶的平原，下一刻就成了雾气森森的沼泽地，还开出了要人命的曼陀罗花，怕是阎王爷痰盂边的那盆盆景，奉命给阎王爷揽生意来了。

她买完了包子，趁着热气胡乱啃了起来，中间还噎了一阵，眼珠子困难地转了半圈，那口包子才算咽了下去。

吃完一个，瞅着林荫道上一片片绿意盎然的树木，受了刺激，开始吃起第二个。

把第二个干完，走到宿舍边上的拐角时，迎面走来两个穿着绿色情侣T恤的年轻男女，她脑袋“嗡”的一声响，又受了刺激，抖着爪子伸进了饭盒，掏出了第三个包子。

她怎么给忘了，一个小时前，康北打电话说，分手吧。

彼时，她正直勾勾汗津津地盯着自己的煤炭股，自杀式地逼进跌停价位。

她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哦”了一声挂了电话。

韩贞子嚼着白花花的包子，无意识地嚼着，只知道自己很悲伤，却不知道究竟哪个更悲伤点。

暗沉的阴天，股市和男人，都让她悲伤成河。

她缓缓掏出钥匙开了门，觉得脸有些湿，抬手擦擦脸，才发现是泪。

她觉得她不能原谅康北，因为他们好了一年，他没有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而是说：“贞子，我们分手吧。”他从没弄清楚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并且好死不死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提出分手，好死不死在她那四只股票全部跌停的一天向她提出分手。



就冲这几点，康北就已经罪大恶极了。

韩贞子决定，把第四个包子当成康北，狠狠地咀嚼进她落魄的胃里。啃完这第四个包子，贞子突然有点做人的感觉了：撑死了。

她瘫在椅子上，摸着装着四个白花花包子的胃，像只能翻身的乌龟，终于只剩下半口气。

这一刻她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每一个都与钱有关。她想起往后的日子，抖抖索索地摸出干瘪的钱包，倒了倒，包里掉出六个钢镚和一张五十元纸币。

面前的是她除了股票账户外所有的现金资产。

然后她看着窗外那郁郁葱葱的绿色灌木，摸着饱到喘不过气的肚子，苦着脸抱头呜咽：“要饿死了。”

日落西山。

贞子瘫在床上捂着肚子嗯嗯啊啊了一下午，这才消化了四个包子中的两个。

她怀里紧紧揣着五十元现金和六个钢镚，挖空心思回忆是否还有人借她钱还没还，结果想了半天，好像自己还欠着康北一百块。

这一百块挠得她心肝脾肺疼起来，现在她上哪找这一百大洋？把手里的股票白菜价卖给那帮龟孙子基金，她是死了都闭不了眼升不了天的。

可要是不卖吧，明天万一又是一根雄伟的大阴线怎么办？今天白菜价，明天咸菜价还有吗？

贞子盯着天花板，寻思着，再不卖，估计就得她自己卖身葬股了。

越想越悲怆，她腾地坐起来，胃里的两个包子跟着倒腾一番，抖了三抖。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贞子坐在半空中的床上，蓬着一头卷发，呆滞凝视前方时，室友方莹开门走了进来。

“啊……贞子，你干吗大白天的出来吓人？”

贞子依旧不看方莹，如活佛坐在莲花宝座上般不吭声。

“贞子，你他妈还吓人上瘾了。”方莹甩下包，开始发飙。

死寂过后。

“方莹，我爸妈给我的两万块，只剩下五千了。而且……康北要跟我分手。”贞子慢条斯理地开口，道出的却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血淋淋的事实。

上午她不太想死，这一秒，突然有点想了。

贞子突然把头缓缓转过来，大眼里闪着一抹幽光，衬着她的乱发，好似乱草丛中一缕鬼火：“方莹，我难受。下午我把生死轮回都想遍了，但是我寻思着吧，我活这辈子，只留下五千个铜板给自己料理后事，我死不瞑目。”

方莹一愣，随即破口大骂：“贞子你他妈给我滚下来，不就亏了一万五吗？不就一龟孙子康北吗？犯得着寻死觅活的吗？”

贞子被方莹骂得一愣一愣的，只是讷讷道：“方莹，我难受。”

眼泪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随即把头向上45度角：“康北这混蛋还趁今天我生日跟我说拜拜……”

往昔的甜蜜微微涌入僵硬的记忆，贞子身子一软，直挺挺地躺了下来，撞得双层木床吱嘎响。

“我韩贞子24岁的生日，居然在考虑棺材钱，棺材前面只摆着四个冷包子。”

憋了一下午的贞子，挫败感凶猛来袭，捶着枕头号啕大哭起来。

方莹见贞子哀号成这样，有些手足无措，急忙劝慰：“贞子别哭了，啊？真不哭了，那康北虽然算是个潜力股……”

哭得起劲的贞子猛地把头抬起来，泪眼发亮，一脸不屑：“潜力股？就凭他？我呸，屎都不如呢。”

低下头继续哭。

方莹哭笑不得，知道发泄一番也能释放压力，心里稍微镇定了些：“是，屎都不如，要不贞子你回家吧？回家休息两天，反正放假学校也没什么事了，省得你整天对着股票胡思乱想。”

贞子抽抽噎噎，心说：姐姐我连回家买车票的钱都没有，还提什么回家。

回家的路从没有这么漫长，贞子想到家中二老愁苦的表情、眼角边的沧桑沟壑，又号啕起来：“我今天把我爸的账户打开看了，60万只……只剩20万了，这会儿我……我妈肯定正把我爸往死里骂呢，这……这些可是我的嫁妆……”

方莹静默，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床上抽得一颤一颤的女人。以前她很爱笑，笑起来像那天上的月牙儿，还有可爱的梨涡，让人讨厌不起来。

硕士一年级刚开学那会，她每天都笑着起床，笑着吃饭，连喷嚏，都是笑着



打的。

她倒不是疯了，她笑只是因为她的股票天天涨，要不大涨，要不小涨，钱每天追着她跑，她一开始还偷着乐，后来藏不住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方莹记得那时的贞子，一高兴就请人吃饭，一有人谈起股票，她就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俨然一个民间股评家。

因为这么个半吊子股民，方莹也认识K线、均线，知道有市盈率这么个玩意了。

方莹一直以为依贞子这经济学硕士的水准，说起股票走势头头是道，自然是个中高手。哪知道这家伙连半桶水都没有，更可恶的是，她明知道自己才半桶水，硬要装成一桶水，晃荡荡了一路，最后砸到的，还是她自己的脚。

方莹倒是不讶异康北要与贞子分手，在她们外人看来，两个人迟早拜拜。贞子成了股民后，上了瘾，天天对着电脑看盘，有时还装模作样地研究K线，哪天涨了把康北叫出来约会，跌了就抱着电脑看专家点评明日走势，早把康北忘到九霄云外了。

乐了宠幸康北，烦了不理不睬。在方莹看来，康北就是个太监。

其实挺同情他的，虽然方莹也没觉得他很好。

康北不止一次发过牢骚，抱怨贞子走火入魔了，但贞子那会赚钱赚到心花怒放，根本没把那些话放在心上。

后来的事情再清楚不过，股市泡沫破碎，时不时过山车，一泻千里，看得人心颤。贞子却心不死，每次都信誓旦旦说：“凯恩斯大神说了，差不多了，会反弹的。”

账户里的钱蒸发得差不多了，也没见跌得差不多了。

反弹的影都没有，倒是她的恋情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大跌开始以后，贞子时常睡不好，有时还做噩梦。

康北知道她亏了，也安慰过她，劝她悬崖勒马，趁现在亏得不多及早抽身。贞子当时乖巧答应，第二天坐到电脑前又是老方一帖，还是那个死守到底的贞子。

守到现在，大阳线没守到，钱飞了，屎男人也跑了。

贞子是该好好哭一把，她一家都应该哭一把，然后重新振作。

动什么，也别动A股啊。

这道理贞子什么时候才明白？

贞子哭了一阵，估计有点累了。

她犹豫了一阵，几度抬头低头，终于怕自己饿死，开了口：“方莹，借我两百行吗？”

方莹白了眼贞子：“没钱了？”

贞子抹了抹泪：“就五十来个子了，撑不了几天，不敢问家里要钱。”

方莹掏出钱搁到贞子桌上，又沉思片刻：“补助今天发了，不过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暑假还两个月呢，我养不起你。”

“补助发了？”贞子连滚带爬从床上下来，把钱还给方莹，又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水，甩了甩乱发。

“补助发了我就死不了了，这一个礼拜有包子吃了。”

之后贞子捏着空荡荡的钱包，胡乱穿了拖鞋就冲出了门：“我去取钱，还欠康北一百呢。”

方莹见贞子左右脚的鞋穿错了，衬衫一角胡乱塞在粉红色内裤里，露出里面粉嫩嫩的Hello Kitty的图案，刚想叫住她，贞子自己停了下来，眨了眨眼，冲她露出粉嫩谄媚的笑，浅浅梨涡上的泪痕犹存，整个人在夜幕下，效果很“贞子”。

“方莹，我闻到蛋挞的味道了，你给我留点啊。要不，都留给我吧，好几天没开荤了，我正发育呢。”

然后不等方莹反应，人已经带风冲出了十米外。

没过几秒，听到过道上窸窸窣窣有人跌倒的声音，隐隐有人痛苦闷哼。

方莹跑出去看，清洁阿姨刚拖了过道，湿漉漉的地上贞子同学四脚朝天，两只拖鞋跑飞出两米外，倒地的贞子怒吼：“他妈的今天还有完没完，想逼老娘走上绝路是不是。噉……”

贞子把那350元领到手以后，合着那一张50和六个钢镚，揣在心窝上捂了很久，捂得钱上都是她的热汗。

之后她郑重地抽出一张火红的一百块，无比心疼地摆在桌上，这张要还给康北。

贞子虽然已经穷得连包子都快吃不上了，可分手两清的道理还是懂的。她那



点自尊自爱还在，虽然康北在她贞子四面漏雨的时候一脚踹她下水，理应这100块算作精神赔偿费，可贞子自尊跳出来叫嚣：“他妈的老娘才值100块？后面加两个零还差不多。”

贞子思想斗争了一个早晨，咬咬牙，还了。

彼时她省了早饭钱，大清早饿着肚子斗争还不还钱的事，斗得她泪流满面。

下次发补贴是一个月以后，她把那几个子翻来覆去地数，也就300来块钱。不知为什么，贞子觉得，这300块钱让她好饿，越数越饿。

只是贞子想到又要啃包子，顿时又觉得有几分饱了。

方莹家里也不宽裕，她自己还在打工，最近她男友失业，顺带着还要养男人，她总不好意思对方莹说：“方莹，你顺便再养养我吧。”

贞子把里里外外认识的在学校过暑假的同学朋友搜肠刮肚想了个遍，有钱的不是很熟，很熟的不是很有钱，唯一有钱又挺熟的，昨天跟她分手拜拜了，并且她还倒欠他一百。

昨晚她妈打来电话，从头哭到尾，哭中带骂，骂中带哭，都不带停歇的：“贞子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准备把你爸带去乡下戒戒股瘾。呜呜呜呜，咱家的血汗钱就这么没了，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你爸他，店也没心思开了，昨天跌了那一百多点，他脸青得跟鬼似的，一出门差点被车撞，把人家的前车杠撞凹了一大块，你爸吭都不吭一声，人家司机差点要揪你爸上派出所了，后来我跑出去解释了老半天，说你爸今天那五只股都跌停了，人也快跌停了。呜呜呜呜，人家司机总算把你爹放了，走之前说了句，股民何苦为难股民，呜呜呜，A股无情人有情……”

她妈挂电话之前问了她一句：“贞子，你那两万块还剩多少？”

贞子咽了咽口水：“一万五不到。”

她妈一听，语气稍稍有些轻松。

她也没说谎，五千块，确实是一万五不到。

她妈最后撂下豪言壮语，俨然是女中豪杰：“哦，那你自己在学校忙着，别挂着家里，家里穷归穷，好在人都健康，等你爸把股瘾戒了，咱家再大干一场。对了，都跌到地板上了，昨天电视上的分析师说了，差不多了，那些基金会打压咱们散户收货呢，咱们就是还剩一口气，也要跟那群资本大鳄干到底！”

她爹在后头干号：“死了都不抛！”

不敢问家里要钱，贞子顿时觉得自己山穷水尽死路一条了。

她掏出笔，盘算怎么用300块钱让自己在这个繁华大都市不饿死。

逛街，不逛了。吃饭，包子。交通，走路。出门带自己烧的自来水。

贞子决定死也不抛手里的股票，她有些美滋滋地想：一天用十块不到，三百块应该也够撑一个月了。

结果这美滋滋的盘算，不到半天，就苦滋滋了。

下午的时候，贞子打电话约康北出来见个面，说谈谈，好聚好散，康北一口答应。她其实是想让他请客，吃个散伙饭，往昔的爱恋再甜蜜，可对于已经吃了四天包子的女人来说，能开个荤更重要些。

打完这个电话，贞子就停机了。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电话里人工女声温柔动听。

很温柔很暴力。

贞子握着电话发了会愣，随即一直隐隐作痛的肚子有些不对劲，她不安地动了动，似乎有什么温热的液体流出身体。

姨妈趁火来打劫了。

这天傍晚，日光不散，贞子浑身颤抖地买了一张20元的充值卡后，拐进小超市，上下挑了半天，取下了最便宜的日用和夜用卫生巾，又浑身颤抖地花了十元。

晃回寝室的路上，买了一个包子，正有留校的女孩结伴逛完街，迎面走来，手里大包小包，笑得花枝乱颤。

“我这个包买得划算，才250。”

“我这个钱包才划算呢，名牌，才450。”

贞子捧着十块钱的卫生巾，嘴角微微抽搐，真想学李小龙“呦”的一声怒喊，打劫这两个笑得刺眼的女人。

但贞子总归是贞子，从小一路遵纪到大，喊了声“妈的”，咬了口包子走开了。

回寝室的时候，贞子躺在床上回想自己当年的挥霍时光。

逛街，两天一次。吃饭，鸡鸭鱼肉。交通，打的。出门，从不喝四块钱以下的饮料。



就连招待姨妈，她也绝对是最好的牌子最软的棉花。

可现在自己抠着吃五毛一个的包子，却花十块招待姨妈，贞子心里老大不爽。

她刚对姨妈有这个不乖顺的想法，就觉得下腹一阵作痛，她哼哼了一声。

姨妈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贞子痛经了。

宿舍寂静无人，寝室其他两个人都回家避暑了，方莹这两天也要搬到市区男友那里，毕竟学校离市区远了点。

再过几天，就剩她一个人守着这破寝室，对着墙壁流泪花了。

钱亏得太多，她总想多等一天，说不定明天就能大涨，结果明日复明日，跌跌复跌跌，跌到了她没脸回家的地步，于是她随口对父母说导师有任务，要随时传召她，她爹妈也就让她别回去了。

贞子躺在床上，一想起股票，就觉得心肝脾肺又扯痛起来。

康北说她疯魔了，贞子现在回想起来，他倒是说得对，自打炒了股，赚了钱又亏了钱，她就陷进去不可自拔。每天一开盘，她脑子里只有股指没有康北，约会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亏得多了就冲他发一通脾气，或者在他面前一副愁苦相，两人愁对愁，俨然一对“愁”人。

贞子脑海浮起康北看着她，一脸锁思的愁苦样，霎时又觉得他也没那么可恶了。

现在曾经海誓山盟的康北也跑路了。

24岁的贞子真是把世态炎凉喝凉水也能塞牙的滋味尝了个大概。

贞子又腾地坐起来，像活佛端坐莲花宝座般目视白墙，静坐，思考。

思考的内容很简单：她吃一个月包子，会不会包子中毒而死？

正思索间，方莹又开门进来。

又是昨天的那一幕。

“贞子你给我死下来，每天瘫在床上，有病没？”

“A股病了。”

“神经病。”

“方莹……”

“说。”

“我想找份工作，外面短期工好找不？我总不能等着饿死。”

“废话，能好找吗？”

死寂再度来临。

“贞子，保姆愿意当不？”

“啊？只要不是做鸡，我都可以考虑看看。”

“我舅妈不是在一个富人区当保姆吗？她隔壁的隔壁的人家在找个暑期短期保姆，带一个小孩，要求还挺高，20来岁，学历高，人品高，五官端正，能跟小孩打成一片，并且能下厨。我舅妈前两天问我去不去，那家开出的工资挺高呢，早上9点到晚上5点，中午包吃饭，一个月2500呢。”

贞子眼珠子乌溜溜地转了一圈，口水分泌了出来，2500呢，够买五千个包子了，辗转想了想：“乖乖，2500呢，你自己不上？”

方莹放下包，开了电扇呼啦啦享受起清凉来：“是穷人都想上，可是我从小到大对着小孩，都是相顾两无言，他一吵，我就想揍他。我弟弟的屁股差点被我踢变形，我只能做到跟男人打成一片，做不到跟男孩打成一片，还是算了吧，现在这工作也有2000了，我不折腾了。”

贞子缓缓下了床，缓缓地拉过镜子照了照，镜中的自己眼大无神，黑眼圈像是块黑板贴在眼下，鼻子长得挺好，嘴巴长得挺好，可想而知，她还是能博得一点回头率的。

于是贞子缓缓转过头来，神情诡异：“方莹，我被潜规则了怎么办？”

方莹正拿起水杯喝水，随口问：“什么潜规则？”

“别人都说保姆是性骚扰的代名词，那可是男孩。”

“噗！”方莹一口水全喷在贞子的黄花闺女脸上，水滴粘在她的蓬头乱发上，一滴滴往下掉，滴答滴答。

方莹睁大眼睛，随即哈哈大笑：“6岁小孩性骚扰你？他还怕你骚扰他呢！哈哈哈。”

贞子像头鬃毛狮子左右摇头甩了甩水，抹了抹脸上的水，表情像是生吞蜥蜴般别扭，死鸭子嘴硬：“现在小孩早熟。”

“这种超级男生，你可以尝试生一个，别人没本事。”方莹嗤笑她，继续回



头倒水。

贞子不依不饶，吞吞吐吐了半天：“那……万一孩子他爹潜规则我怎么办？”

方莹倒水的动作滞了滞，背着贞子微皱眉，觉得还真有这种可能性，毕竟有的是雇主对小保姆上下其手的事，可方莹彪悍，自己当初倒没考虑这么多，不过贞子这书呆子就难说了，她沉闷了一会道：“这倒是，你再考虑看看。”

那晚贞子辗转了很久，就是睡不着，天花板上的电扇吱嘎吱嘎吵人睡眠，她却不是因此失眠。

她在思考，这个一月能赚5000个包子的保姆，当是不当？

来来回回博弈了七七四十九回，贞子决定，不入虎穴焉得5000个包子，明天去打探打探再说。

做完决定的下一秒，她就打起了轻微的呼噜。

梦里她走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饭店，周遭烤鸡的香味肆虐她的鼻子，她双眼放出饿光，屁颠屁颠冲进一个包厢，一桌子白花花的包子垒成山等待着她。

她吓得醒了过来。

第二天一早，贞子就拉上休息的方莹，找她舅妈去了。

山穷水尽的贞子，心想世上的男人再险恶，也险恶不过万恶的A股。

而现在A股还没有逼她到上吊的地步，那么基本上她韩贞子就是一只顽强的蟑螂，她一个光脚的，不怕那穿皮鞋的。

两人晕头转向换了两三趟车，下了车走到那小区低调的门前，嘴巴好半天没有合上。

这就是电视里的富人区呀，绿草如茵，碧空下的白色别墅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门前花园里，摆着几张藤椅，或有秋千随风微微荡开，偶有流线型豪车进出地下车库，极尽奢华，又极尽低调。

揣着全部财产270元的贞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穷酸相，吞了吞口水，与同样吞了吞口水的方莹相视一眼，硬着头皮迈进了小区门口。

结果还是被保安给拦住了。

鼻梁上架着墨镜的保安上上下下扫了她俩一眼，冷着脸上前盘问：“你们干什么的？”

方莹不乐意了，刚想发飙，贞子不想惹麻烦，拉着她卖起笑，绕起了山西话：“嘿嘿大哥，俺们是里头的保姆。”

保安大哥稍微把脸色调暖了几分，点头示意她们可以进去了。

贞子从小就跟着她爸妈开店做生意，送客迎门的本事早熟稔在心，嘴巴工夫更是一流，贞子谄媚笑问：“大哥，墨镜是名牌呀。”她跷了跷大拇指，“帅！”

保安大哥挺了挺腰板，抬手推了推镜架：“那是，古奇呢，业主送的。”

贞子一听，心花怒放，这里果然是金窟啊，她要是把小屁孩哄开心了，小屁孩再把有钱爹娘哄开心了，她爹娘一开心就送礼，那岂不是大家都开心？

贞子精神抖擞地暗示一眼方莹，对着保安兄弟扯扯自己的衬衫：“大哥，俺这个香奈而呢，俺家太太送的。”

大哥把视线锁定在她40块的碎花衬衫上，点点头：“嗯，金融危机了，难怪香奈儿走平民路线了。”

贞子灿烂地笑了笑，心说：是啊，我这件可是香奈儿的广东远亲香奈而，甭提多平民了。

方莹弯腰忍着笑，等走远了一些，蹲下来大笑不止。

“贞子你是我的偶像，说真的，一般人不敢潜规则你，也就康北这号的，敢一般人所不敢。”

提到康北，贞子原来高昂的斗志稍稍有些退潮，喜色也收敛几分：“方莹你少胡说，我贞子还没被任何人潜规则呢，我黄花闺女。”

“哟，这闺女标致，还是研究生呢！”方莹那胖胖的舅妈拉着贞子转了两转，用菜场挑萝卜的毒辣眼光审视着贞子，眯起的小眼看似慈祥，贞子却觉得她那是人肉版雷达眼，不知道能不能看出她是黄花闺女这个夺目的事实。

方莹四下张望有钱人优雅的客厅，喝着名贵的花茶，跷着二郎腿：“那是，舅妈，我带来的人，准没错。”

贞子懵懂中觉得这句台词很熟悉，眨了眨眼才想起来，每次人贩子把骗来的姑娘往妓院那么一扔，数着钞票飞着唾沫，冲着老鸨就是这么一句：“那是，王妈，我带来的人，准没错，你就等着数钞票吧。”

贞子不寒而栗。